



醫者・自覺・自信・自許

陳宏嘉

處境

隨 著時代的進步，近世醫學的突飛猛晉以及潮流的變遷，人們生活、智識水準的提高；道德、人文價值觀念的嬗遞，社會架構的更動，給各種傳統的行業帶來了巨大的沖擊與震撼。「醫業」無疑的也面臨着這樣的問題與挑戰；可是幸運的，並未遭逢替代或淘汰的厄運。相反的，正方興未艾。人們對醫者照護的要求與需要仍有增無減。雖然我們儘可肯定的預言：『只要有人的存在而又不免於疾病（包括生理與精神心理上）的侵擾，那麼醫業勢將繼續的伴存。』況且，廣義的來看，只要是出於同情心的幫助，無論在心靈或肉體上均可多少視為具有醫事的性質在，只不過在醫療行為上來說係透過實際及形式上的求助問教罷了。但也不免的蘊釀着一場新的變革，且正進行著。這是一箇新的十字路口，我們必須清醒而審慎的思慮與抉擇。由於為求速效與管理，醫院的一切組織趨於繁細，上下直橫的關係嚴析而分明。這種企業化式的結果，對醫者的本身有着莫大的影響。故而在這時代變革間罅的難題中，觀念抱持上實有全盤重新檢討，評估及認定的必要。也只有透過這種深切的體認與覺悟中，才得調整自己，順應着投入時代盤轉的巨輪中，免於落伍而遭淘汰的命數。

回思

讓

我們從醫學史回顧的端倪中預窺這微妙改變的契機，認清、接受事實並期能尋求自處之道。在原始社會的醫術是含有經驗、宗教和巫術的三種成分，且均由一個人兼做的，此時仍多屬鬼神迷信之說。以後隨着文明的進展而各自分業，漸漸的，醫者與巫人、牧師分職而獨立，但仍受傳統習俗與禁制觀念的影響。這種畏懼的心理壓扼了民智的開明，仍脫離不開鬼神迷信之說，致醫術仍沒多大的進步。在古代，希臘的醫生係普通的平民，醫術被看做是一種技藝，醫生是一類工匠，同樣的拜師收徒，做工換錢，地位也並不怎麼的高貴，但因當時人們往往視健康為人生最大的要素，故真能醫治病人的醫生也能受得比較尊重的待遇。羅馬時醫生起初係由奴隸來擔當，也可以如貨物般地被買來賣去。慢慢地由於他們的努力和貢獻及主人感激他們服務的效果和功勞而赦還其自由。以後，一方面由於社會大眾普遍

，對當時君主、政府的服務效力（如在皇帝為御醫，隨侍軍隊為軍醫）而獲允予以較多的自由及權利。但因人人均可自宣稱為醫生而享受一切利益，為了避免這種冒享和流於濫弊，故有了規定限制，也從此開了政府考驗的端始，醫生須證明他的學識。到了中古時期，隨着羅馬帝國的傾覆，醫學便操之於基督教會的手裏，他們注重靈魂而忽視肉體，他們以為這種世俗的技能會分了教徒們的心，他們的態度是貶多於揚；況且當時的觀念認為無論何種外科上的手術，總是多少危害肉體生命的事情，而基督來醫治病的人是不用藥品的。這種觀念上的顧忌，使得中古時代的醫學並無多大的進步。可是在彼時那黑暗文化的時代，一切進步緩慢的時期，醫學的不被破壞抹失而又得以繼續保存傳承，這一線生機，是不能不歸功於基督教的。也從此，醫學多少與基督教有着密切關連，它們在基督徒到各處宣揚教義和福音的同時，附帶的被用做施惠性的服務，醫學的智識也多少因此而廣佈保存。到了十二世紀之後，醫學的研究同醫生的職務又重新歸於普通人的手裏，此時在意大利的薩勒諾地方開始創辦了西洋最古的醫科大學，規定大學的醫生須念三年哲學，五年醫學，並加上一年實習。於是醫生變成一個飽學者、一位博士，他們能行醫各處不受限制。醫學生也都能遊學各地（當時各大學教授一律用拉丁文，且教材都側重於理論方面），直到日耳曼的巴洛克時代的專制政府，才對此加丁限制。十五世紀文藝復興起，歐洲各名流學者，用守舊之思想一躍為維新之革命，一切重觀察研究，於是各種新發現，和各傑出醫學名家，大大推動了醫學的進展，此起彼繼，為後代醫學鋪奠了規模。不過此時之各種發現、成就、仍嫌雜參零亂，多屬個人片斷性之成就，但也已可由此看出從以前的保守執信變轉為驗證求實。十九世紀之後，因各種自然科學的方法的利用和對各種疾病，學識的增進，隨着走向各繁細的專門分科，這不但要求研究工作的專門，而醫學教育也往專門的路走。醫學教授人員的增加，教授科目和教育材料也都增加，於是教師勢須學問高深並隨時研究努力不輟的人方能勝任。連帶的在臨床行醫上也發生了變革性的影響，病人不經由家庭或普通醫生的診察而直接去找專門醫生。雖說這種改變並不一定是好或沒缺失的，但也正因此，這般求真、求善、求美的熱力才得源滾不息。廿世紀之後，由於日漸對各種病源的窮究與瞭解而覺悟到，治療的最佳方法乃在杜絕疾病的發生，因而公共衛生與社會醫學漸被重視，預防的方法也日益進步了。觀諸中國，其醫學之起源和教育雖均較西方為早，而人才也多有輩

發現，亦常硬以前人之論套爲附說，致前功盡棄。如此在思想、認識上的泥古、迷信、不思創見空落窠套的結果，亦不過是多造謬誤，徒增醫學上推進的阻礙罷了。況且那時的醫學教育爲學徒制，重名份而流於神秘、保守，所謂不足爲外人道也的祖傳秘方。近世自西風東漸後，新科學侵入，各有執持與論調，觀之今日中國醫學，猶在辯論，過渡時期。取捨之外，更首重自創獨立，此須各醫者都能自覺，有思考、有膽識、有良心和決力。這或許並不難，但須是出自深切認識後的覺悟才行。

潮勢

無

可否認的，近代中國醫學之進步緩慢而且落後於外國。固然因仍抱保守觀望而少研究的、革命的犧牲精神；但也因多數人仍懷個人主義而分散自立，不能作系統，統合性的致力和創新，徒然浪費人才、物力。以今日之醫學趨勢來看，已漸捨個人職業化式的治療而走向於社會化及預防方面；在醫生及醫院方面也漸從以前的普通醫生，全科大夫和個人爲主的獨立醫院、療所進到專科醫生和群資群力，統籌組織的大型綜合醫院，企業化式的社會、國家醫院，醫生所扮演的個人角色也根本的發生改變，是主角也是配角，甚至微不足道的小角色，隨時都有可能插上一脚，不管重要或不重要的。而在一社會制度健全，人人又都能平和的相待，自視視人的將來，或許我們更能指盼全面『公醫制度』的施行。

抱懷

做 爲一個醫者，在出自於內心與稟性上，我們有一種近於完美，共同的理想抱持與要求：學問（真）、道德（善）、藝術（美）、宗教（聖）等真實化、道義化、審美化、聖潔化的人性與人格，是自然律的情操、標守，也是濟人的心燈、道法。

我們強調『學問』的具備對一位醫者的重要，不僅因爲學問的本身或其功用，更因在於不確健全的學問或智識上的偏失所須承擔的嚴重後果。行醫而缺乏智識（學問）是比其他職業更爲嚴重的。一個錯誤的判罪，猶能有挽回的餘機。但一個錯誤的醫治卻足致人於死而決不能回生了。是以欲免除學問膚淺的庸醫誤人的悲慘結局而有考核

醫生資格的規定。況且，在專門分科趨於極至及繁瑣的今日，固然一切進步駁駘千里，而醫學知識的累積也浩巨日增。如此，個人的智力記憶勢不能與群體的努力累聚相提並行。於是，對一位行醫者來說，他如不能繼續保持這種“追力”的均衡的話，不用多久，在這“進步”的巨流中，我們不得不預想他將變爲一落伍誤人的“庸醫”了。另一方面，於在學醫學生們造成對主要科目與輔助科目在比較重要性上的濛混不清，養成博而不精的弊失；再者，各種課程加重了學生們的負擔，時間短促又不敷分配，難免顧此失彼，或隨便擇精取要囫圇吞棗，終弄得學生們迷失了研究醫學的真正目的，沒有自己思考的功夫。似此，我們又能期盼一位怎樣的醫生呢？醫匠？庸醫？固然在今之社會，專門醫生有其絕對的需要及重要性，但我們也別忘了“家庭或普通醫生”在整個醫學，人類的環系關係中所擔當的重要地位。倘使一位專門醫生他自己除能了解他專門技術範圍內的學問，而又同時於其它普通醫學也有相當廣泛高明的認識瞭解，那或還可彌補專業化在學識上偏頗的弊失。如果不是，那麼這種後果是否比沒有專門醫生在行醫治療的過程中要來得嚴重？當然亦可由各類不同的專家聯合會診，但這除非爲了必要和慎重起見，否則如每位病人皆如此究過於浪費人力。況且我們也不應忽視這在病人心理與信賴上的影響。本來醫生同病人的關係總是個人關係——“我”與“你”的關係——這可說是個人生命的路途上很親密，接近找取同伴的工作。這種微妙的關係是不能隨便以一個組織團體來替代的，而應由“一個醫生”來負責、照顧。做爲一個醫者，我們應隨時的記着：“病因往往並不是單純性的。而一位病者，他卻是以一位”完整的人“在感受着病痛的啊！”——祇此就值得我們學醫者深自戒惕具備完善醫學智識的必要。

爲醫者而沒有道德就如同最殘忍的暴君，那種爲害的後果是令我們不敢想像的。也因此，醫生的動作、行爲不是自由的，並不能完全依其意志行事或過於主觀的顯示其意願，即使覺得它是正當的。他應受到普通道德的約制並負其責任。由於如此，所以醫生的行事便受到多方的限制和約束。一般管制醫生行動的力量來自三方面：一、社會或政府。二、醫學界自身。三、個人的良心。社會或政府是指輿論譴責或法律上帶有強制性須遵守的法條，針對保障病人而發，醫學界自身爲醫生社會自己的道德規約，雖仍有法條的性質，但也有強烈的義務性及出於道德的自發性，爲衆所默允，最有用而重要的乃爲醫者個人的良心，這可說是一種內情的道德（理想形態的道德），係訴諸於個人內心的價值規範意識——良心的苛責。這種道德觀念的培養與

形成爲的是個人意志的陶冶和全般人性的涵雅，以造就出健全的人格及完美優緻的人性，如此將道德意念、道德思想融入於道德行動中，成爲一個合乎時代理念的「道德人」。社會或政府與醫學界自身二種均屬外規，膚淺且並不見得可做爲醫者道德是否高尚的衡準。因服從法律、規條上的一句、一字，這只是外現動作，行爲上的不違犯，但並不就意味內心意願與動作的完全一致，有可能是心理防衛機構的相反或假飾表現，這種「本意」上的違犯與行爲上的遵行，表示了個人內在的不協調與不健全，構成了所謂的「偽善」。也就是說，其道德意念與道德行動並不統合。所以上述二種實在遠不如從個人內在道德、良心上發出的規範力量來得根本、有效多了。我們以爲這才是一種理想的道德模範，最高的醫學道德觀念，它驅策着我們的內心，也因此使我們覺得清白。這種醫道德思想的形成，可以歸因於：一、從醫學本身的性質出發的（愛、服務），這是沒有時間限制且永遠不變的。二、時代的道德觀念（社會道德觀），是受時間的限制影響的，有變遷（動）性。三、個人的道德，出於個人原始求善的本性、本意，可爲後天的陶冶（教育）、品養。這雖然亦受時間的限制，但有可能超越時間而獨立長存。隨個人不同而多少有所不同、細微的差別，故有彈性度，但亦具變遷和修正性，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改變。這種個人心性道德的修養階段過程可分爲：培養自我、充實自我、完成自我、犧牲自我、乃至超越自我。這些途徑在於透過「自覺」而從心靈內部自省地規制個人的行動（自律），並盡其所能的貢獻出自我；雖或不能全免於自私利己的滲雜，但至少應是已受到排除，壓抑並與公益謀求協調後，具有非利己性的人格主義及通達普遍於全人類的人道主義內涵，終而突破個人乃至融入於全社會、人類，貫伸於全宇宙。由此可見，優良的個性與品德蘊育出完整的人格，而理想的人格道德也應能與時代的、社會的道德觀念相契合。是以——無論那一個時代裏的一個高尚而又值得敬仰的醫生，總是從不懈怠地感覺到對於那時代醫學道德理想上無可自抑的責任與義務。

生命的本身是可貴的，而「人生」正是生命的本身藉着內在運作機轉從而投射反映在外而適切的去完成這幅「人生」的主題，正是一件藝術的創作。「醫術」的本身也是一種在追求人類生理上的平衡而同時附寓着心理（靈）巧妙靈思的創造藝術。這無論對醫者本身或患者其人來說都是一件「活」的創造與傑作，任何一點的疏忽與過錯，均將給「生命」這被創物留下污點，致成爲無可挽救的劣作，反過來

。無疑的，如此操作行醫的一位醫者必須深具有藝術的氣質與修養，隨時保持着高度敏銳的感受性及創意性的心靈。其所抱持的態度是種順應當代一般思想而又不失其思想上的靈活，以及冷靜地觀察當代社會的客觀的態度，這種客觀態度的藝術心情（性）正是醫者所具創造意義的獨特象徵。試想，一位醫者在從事醫事行爲的過程中，他所接觸到的病者是廣泛而又繁雜的，三教九流均爲在內。各樣的病人有他們各異獨具的性格形象，也代表了各式不同的被創物，須用各種微妙靈巧的技藝與方法去治鑄。這不祇是施治或給予，還得考慮對方的接受，只有兩方面的完密的配合，才有可能成就最偉大的創作。由於推動藝術最根本而重要的力量是「感情」與「思想」，而職務的關係，醫生要比一般人觀察到更多的痛苦悲難的人類感情，無常、苦悶、哀悅交織的人生。也因此更能覺悟體驗到一種強烈藝術創造的心境，這種感覺的感情，透過醫者內部加上對此感受處理後的反應再予投射，反映到病者身上（可能混合在治療的過程中出現），如此便構成醫者與患者交流後的藝術創作，這種相互間的認可、提昇使我們確認，無論在「醫術」或「醫者」本身，都應是有「藝術」或「藝術家」般的性質及涵養，藉此方便能美化、融洽醫病者間的關係，免於淪爲商業交易行爲式的主顧關係。

雖然醫學旨在防治疾病，但是，它的最終目的乃在維護與挽救生命。這種尊重生命的信念與態度正是發自宗教般無差別心博愛的胸懷，一股熾熱不禁的愛與同情心。爲此而甘心做位「苦行僧」，用決心和毅力承擔一切艱難打擊的試身與驗煉；爲蒼生，他選擇做位「靜域的行者」，用沉默觀照世相，以孤獨分受憂痛。就如佛教詩聖寂天（shantideva）所寫：

讓我做病人的香膏，做他們的治療者、僕從，直到疾病永不復發；

讓我普遍地灑下食物和飲料以熄滅饑餓和熱渴的痛苦；

讓我在末世的荒年饑饉中，做人們的飲料和肉食；

讓我變成一個不使貧苦者失望的商店，用各種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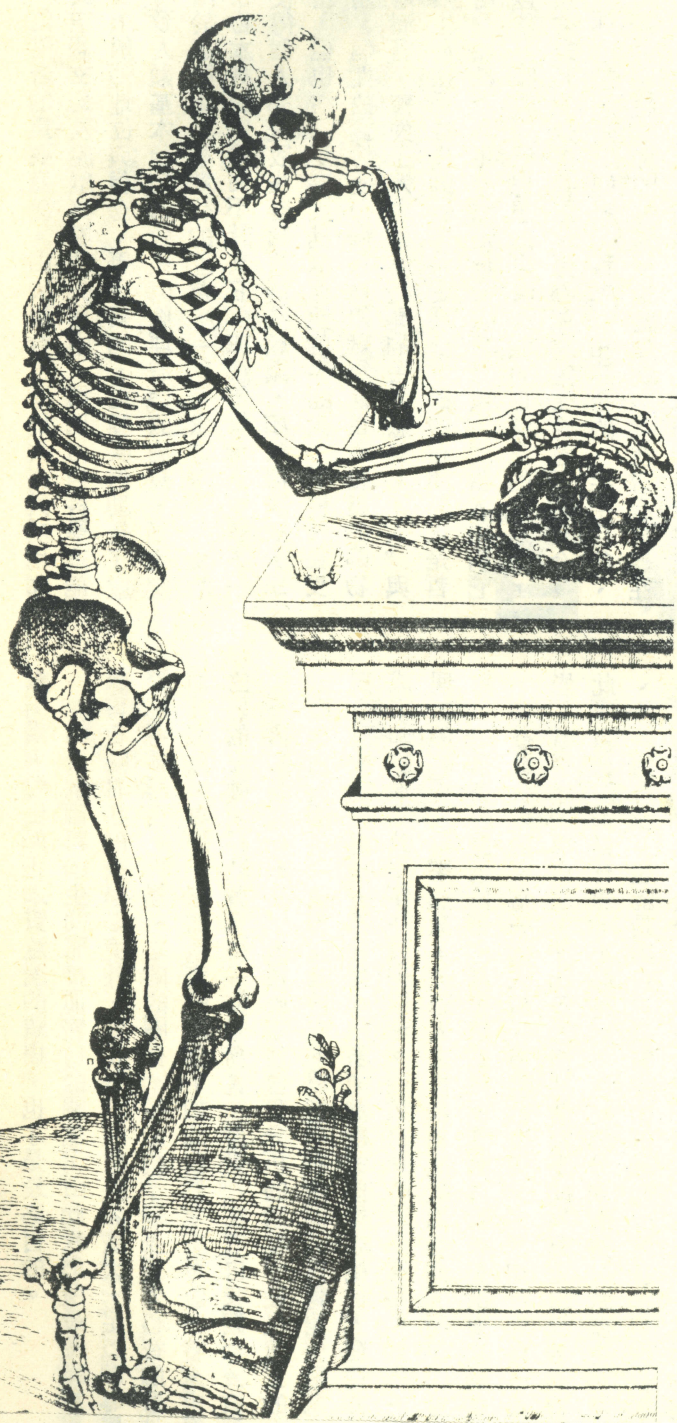
爲他們服務。

我之過去、現在、未來生的一切，我的歡樂和我的道德，我都無差別心地交付出來，

使衆生能勝利地究竟正果。

對於一切事務，我們實更保有宗教般的心情與虔敬，或許我們並不解得佛家悲天憫人的道理和胸懷，更看不破紅塵三千，但我們能體悟好生之德的真諦。至少這是我們本以為懷，且不敢隨便妄自鄙棄的。也勿寧說：醫者，是抱着超然出世的心懷，行着入世的抱持。事實上，在今日的社會環境再懷有如此救人濟世、出於崇高愛心的博愛精神，抱奉獻服務熱情的醫或學醫者已百不得一，反之，他們之所以走上此路只是囿於“近利”的眼光，為求個人自身將來更好的生活環境及生活享受，這在般人的眼中，學醫行醫只不過是更好的一種賺錢行業罷了！這是醫學的悲哀與危機，更是全人類福益的威脅。當然我們不可能求每一位醫者的本意全出於無私的懷抱，但如果我們對人文有所認識，並對人類的精神生活和將來有所關懷的話，那麼，我們做這樣的呼籲和標榜就值得提出和重視。我們或可缺少一位智巧千變的醫師，但我們不能沒有一位愛心萬千深具人道主義精神的醫生。像

長空一絲烟靄，任翩翩翅翅冷冷花外
笑萬歲頃刻成虛，



同道江南，
看爛漫春花如海，
向人間到處逍遙，滄桑不改。——自王船山、鼓棹集

般化然物外，怡心騁意的心境或許有的，但這應非我們所本；雖為我們所盼，但並非我們所要，而是

看痛苦蒼生，將心比喻，
捨榮華富貴，把身獻予，
任歲月悠悠，終身不改。

般的本心、本意，這才是人們心靈、精神至而肉體上最實際而效用的帖醫劑。這不只出於稟性，更有靠於後天的涵養與陶冶；這種懷抱的理想與決心，也同時來自於深切覺悟（自覺）後所激發的崇高稟持（終而造成“情操”），最後匯入個人的行動與表現中。這也就是我們所盼望和期許的。

其實我們提出做為一位醫者自我努力的追求目標者，似乎不該忘

記“哲學”帶給一位醫者的重要意義。由於現今哲學的失去其功用和擔負的責任，耽於空想玄幻及脫離實際的失落中，加以相信科學萬能，非但貶降了人文價值的地位與信念，更重要的，這種誤信助長了虛無主義的氣焰，導致人類基本信仰的散失與倫理道德的淪喪，瀕臨絕滅；另一方面，由於專門企業組織化的社會，一切講求速率與效驗的結果，造成只求事物本身的完成而不計其它，在統籌管理下，將人一律拉平，這固然使得個人完全散失自我的個體意識，如機器般缺少生命上的變化與豐富，但也造出了一大批無個性的集團人，這種內在受到強力的束縛壓制，個性的貧瘠使得個人猶如變為嵌在群體裏的飾物，聽任生命平滑地溜過，喪失了人本身所特具的生命意義。“人”與“哲學”的變為陌生實在是時代的悲哀。處理根本的內在問題正是哲學的範疇，其作用乃在賦予人生某種定向的價值意義。而當人們對它毫不在意的話，也就意味着人們思想的自由與能力正嚴重的衰退中，不能透過價值的意志去評判分辨善惡，更不能肯定生命意義的信念。因此，我們求於今日哲學的是：能與“科學”相密合的、非空想的、能推進社會進步、顯揚人性真實的哲學。也就是說，此種帶有哲學性的思想活動應建立在有益人生的範圍內。對於人，我們求其“自省”，從哲學的思考中尋回真正獨立的自我，清除橫互在心靈內部的許多障礙，確實的覺悟到自己志向的意義與懷抱的理想，才能思有所作為。由於對“死亡”的挑戰，無形中醫生對於生命的價值實具有正面肯定的意義，就是“尊重生命”。在真心的態度下，承認“人性的尊嚴”，並建立一種豁達的人生價值觀，為人類確立志向與尋求出路。我們以為哲學的真正目的，乃在確立人類更高層次精神生活的高遠價值，這深深的關切到人生實具的意涵，況且哲學本就為“思想”的展列結果，而思想又成為做自我自覺的根本。也因此可看出，在追求“人生意義”與“生命完整”上哲學與醫生相契合的微妙關係。

反應

雖

然有上述的理想，但是我們如何求一位真正獨立具有同情心而又敢擔負的醫生呢？這理想又如何融入醫生的理念中呢？我們認為只有從社會“學校教育”與“自我教育”二方面上着手才可能達到。學校社會教育乃在培育造就一位時代健全的醫生並點悟其繼續“自我教育”俾便發揮完全的自我；自我教育乃是自覺（認知自我）、

獻，為求醫生真正本質意義的顯揚，也才是最終目的。

由於教師與學生間直接而密切的關係，由此我們所最寄盼於學校教育者除有好的教學環境外，更在於求一位眼界廣大，足以教導學生瞭解各種學科（科學）之間的關係，並能給予學生廣大心智的啓迪，而非偏重、專注一端的教育的教師，如此我們才有可能為將來求得一一位好的醫師，為社會覓得一位服務者。自覺乃在有自我觀念後做的內省（自我省察），其目的在於能從自我分析的過程中發現真正的自我，而非別人的自我或希望的自我。積極而有節制的自覺能使得個人發揮自己，勇往直前，不甘暴棄（即使消極的自覺亦能使人變得知足守成，知難而退及不作非分要求）。引發自覺的因素有時可能因一種新理想的呈現、打擊刺激，或吾人之自我相比較而達到。所以“自覺”可以說是位於衡量情勢，深思熟慮後所作的自我調整改變來適應環境，助益社會人群。當一個人做完有益的自覺，在深切瞭解自己後，便能試着順應利導自己，使此等性格情歸服成為真正自我的部份。如此我為什麼即是什麼，不必再因各性格的分崩衝突，致產生不能統合、矛盾的自我，也就是對自己具有足夠的信心去行使，完成自己。而一位能認知自己（自覺），接受自己（自信）的人，對其所志向的目標，抱定的理想才可一無遲疑、邁力不懈、隨時知足自滿、安心平靜的去行使自我、完成自我，那麼自己所許即自己所成，生命的光輝也自顯現。如果不是基於自覺、自信、自許所建立的志向理想，那一切將變為只是空想、幻想罷了，追求豈非成空而沒有意義。

儘管宇宙生命的無常變化，人生是可貴的，天地間任何難事皆可漸至，唯有“人生”一去不返。在人生的累積修持上，毋論是善、是惡、是喜、是成、是敗均透過生命的過程中來呈現、完成，況且生命孕育的艱難。做為一位醫生，我們所深深覺悟的是什麼呢？我們又做什麼呢？為求中國醫學的真正獨立與將來出路及人類更好的未來前程，只有每一位醫者自覺認識到自己是什麼，相信自己是什麼而擔負的是什麼？抱持的又是什麼？不論過去、現在是好、是壞？我們總是抱樂觀的態度，期盼、追求着更完好的人類將來。在獨默的沉思中，我記取了一句話：我自孤獨中走去，為您們尋求將來。抬頭遙望那天際的亮星，啊！星星，雖明知您的遙不可及，但又如何一滅我們對您的熱盼呢！